

The Eighteenth

NEW Concept

FLYING

飞扬*

获奖者范本

第十八届 新概念作文

B

卷



主编

省登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Eighteenth

NEW Concept

获奖者范本

第十八届 新概念作文

B

卷

FLYING



主编

省登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扬：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 B 卷 / 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 5
ISBN 978-7-5125-0849-1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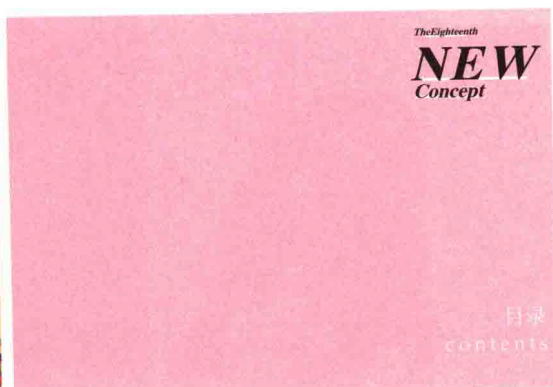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2814 号

飞扬：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 B 卷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
策划编辑	李 莉 耿媛媛
内文插图	度薇年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22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49-1
定 价	2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邮编：100013
传真：(010) 64271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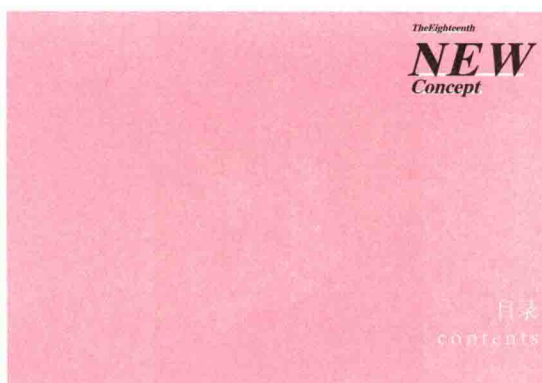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鱼和海棠

- 002 / 鱼和海棠
- 007 / 派乐汉堡的汉堡
- 015 / 空音
- 022 / 路的第三个方向
- 030 / 冻疮

第二章 不如不遇倾城色

- 034 / 不如不遇倾城色
- 040 / 十月的情书
- 045 / 金沙城
- 056 / 一件蓝色的事
- 065 / 傻瓜
- 068 / 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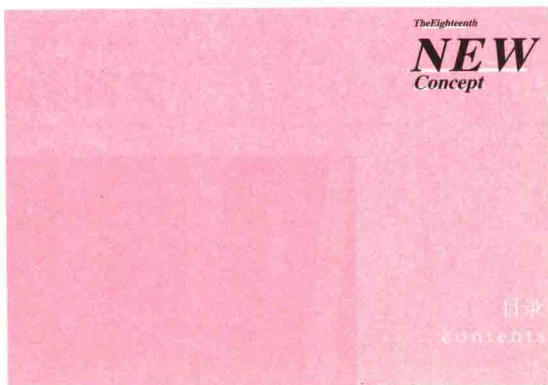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微青春

- 082 / 微青春
- 086 / 父母
- 090 / 我遇到爱情这回小事
- 094 / 高考之外
- 098 / 青春里不断阐述的勇气

第四章 焚尘作土

- 112 / 叁城往事
- 122 / 月满
- 130 / 焚尘作土
- 140 / 百合花



第五章 沙魂

- 162 / 沙魂
- 170 / 兵谷旧事
- 185 / 回家
- 193 / 南柯一梦

第六章 故乡

- 200 / 海上月亮船
- 216 / 失
- 219 / 花过
- 223 / 追鹰
- 237 / 故乡

第一章

鱼和海棠



鱼和海棠

文 / 王若兰

派乐汉堡的汉堡

文 / 肖辰星

空音

文 / 杨一欣

路的第三个方向

文 / 苏热

冻疮

文 / 余珊珊



鱼和海棠

文 / 王若兰

来自巧克力与汽车一样罕见的 20 世纪末的偏远小镇。

01

湘江水边卖鱼为生的宋老汉今天嫁女。

宋端午被余小唐牵着手领到邻居家屋顶上时，正看着自己的姐姐宋元旦被五花大绑地塞进轿子里，轿帘上用五彩线绣出戏水鸳鸯，地上散落了一把红枣，红艳艳的皱巴巴，是今早母亲塞进姐姐手里的那一把。吹唢呐的汉子太过卖力，吹的调子呼呼跑，整个大院哭的哭，闹的闹，活像是为人出殡。

庭院里起了一阵风，长长的红布飞扬起一个大弧度，直到轿子被四个

壮汉远远送走，宋老汉和老伴皆长舒一口气。

余小唐手掌被攥得一痛，撇头正对上宋端午明媚的一双眸子。宋端午说：“余小唐，我将来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为什么呢？”

“我不要嫁给另一个姐夫那样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宋端午眼睛愈加明亮，余小唐透过棕褐色的瞳孔，看到无数的祥气景色，看到整个画堂的春色都入了宋端午的注视中。

他往她旁边蹭了蹭，唇边露出惬怀的笑意，“那就嫁给我，我才不是你姐夫那样的丑八怪。”

“要是我爹不同意呢？”

余小唐伸手拂上了宋端午的耳垂，那里戴着一枚小小的银质海棠，“那我就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2

春天来得彻底汹涌。

余小唐家种了好多海棠树，花开满了枝头，雪白雪白地压下来。

余妈妈温婉和蔼，刚出锅一盆辣子鱼，招呼余小唐说：“快去喊端午一块儿来吃。”说话与转头的间隙，头上的首饰相互碰撞，随即银铃声响动。

余小唐扔下手中的竹蟋蟀，一个抬头就跑出了大合院的门。两侧海棠花还静默着，余妈妈坐在盛放的花树下，粗布麻衣越显清秀，鲜花着锦，徒惹来无尽的清闲。

绿水悄然流淌，宋端午的华发青丝与怀里抱着的一条鲤鱼纠缠到一块儿，余小唐一边低着头帮她把散开的头发整理好，一边小声埋怨，“来吃口鱼还得再拿条来补上，太见外了。”

宋端午偏着头，仔细瞧余小唐温软的五官眉目，“你长得好漂亮，不像我们湘江这块的孩子。”

余小唐听得一愣，手上不禁加力扯下来宋端午一根头发丝，长长细细，缠绕在手心，“我爹是大城市的人，我娘说他还是科学家。”生怕眼前懵懂的小姑娘不信，余小唐拉着宋端午去看一排排的海棠树，花香馥郁，“你看，就是研究这种树的科学家。”

“科学家都是好人，他为什么不要你？”

“要的啊，我娘说再开几年花，我爹就来接我走。”

宋端午这一刻好生羡慕，“那你要去大城市了，有巧克力吃？”

“应该有吧。”余小唐也半信半疑，“应该是有的，等我长大了把你也接去，一块儿吃。”

“长大是多久呢？”

“长大就是很久吧，只要我家海棠还开花，你就坐在这花下等着我。”

“海棠能长多高多久，要是有一年再不开花了呢？”

“湘江里的鱼不被钓尽，海棠花就会一年年地开，开到我回来。”

03

三年后的宋家人春节过得格外热闹，当初被五花大绑带走嫁人的姐姐回来了。在大年初二这一天，牵着一个男娃娃，怀里抱着一个女娃娃，都是粉雕玉琢的可爱模样，身边站着的是大包小提的丑姐夫。

“来端午，吃糖。”丑姐夫咧嘴一笑，露出镶金的门牙，躺在他掌心中的是两块黑漆漆包装的方形糖果。

宋端午没有见过，“姐夫，这是什么糖？”

“巧克力。”

宋端午一下雀跃，抓起糖要去找余小唐。想不到最先请客吃巧克力的人会是自己，这次要轮到他来羡慕我。

宋老汉伸出走路的拐杖，一眼看穿这个小女儿的心事，“不要去了，今儿一早余家母子都走啦。”

“去哪里去了？我要去追他。”

“咦，坐汽车走的，黑色的，跑得很快，娃儿你撵不上的。”

宋端午捏着两块巧克力，被拦在宋老汉的拐杖里。

大院中摆了一张石桌子，桌上温了一壶清酒，左上角立着一瓶海棠花，只开了两三朵在风中摆动。

宋端午觉得这个春天来得格外晚。冬季的雨雪鬼吼还时不时刮到心里去。

04

再三年，余家旧宅子里的海棠已经开遍了整个湘江村寨。

宋端午就是在这无尽的花海中被宋老汉五花大绑抓回去的，塞进不知要抬进哪家门的红轿子里。轿帘上用五彩线绣出戏水鸳鸯，地上散落了一把红枣，红艳艳的皱巴巴，是今早母亲塞进她手里的那一把。吹唢呐的汉子太过卖力，吹的调子呼呼跑，整个大院哭的哭，闹的闹，活像是为人出殡。

庭院里起了一阵风，长长的红布飞扬起一个大弧度，直到轿子被四个壮汉远远送走，宋老汉和老伴提着的心也没能放下，一声叹息哽在咽喉，吞吐不能。

在新婚夜面对陌生的男子，宋端午觉得绝望极了，案桌上的铜铸香炉里燃着三支冷香，气味酷似春季铺天盖地席卷整座村落的四季海棠。

想也没想，在男子走近自己的那一刻，只会摘海棠花别在鬓角的女子举起铜铸的香炉差点开了新郎的天灵盖。

香灰洒了一地，同时溃散的还有婆家一群人的失声尖叫。

总有叛逆要付出代价。宋端午被愤怒气极的宋老汉拿板凳砸折了双腿。

终于不必再面对余小唐之外的人了。

宋端午换上宋老汉之前的拐杖，穿着一袭蓝白印花的长衫，坐在旧时余家的大庭院里，风携着海棠香吹尽了她的华发青丝。

她再也去不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尾声

宋端午守着一寨子的海棠树和盛大的花海，卖了一辈子的湘江鱼。

“海棠能长多高多久，要是有一年再不开花了呢？”

“湘江里的鱼不被钓尽，海棠花就会一年年地开，开到我回来。”

湘江里的鱼钓不尽，满川原花海也开不败，所以没有停歇的那一天，没有余小唐回来的那一日。

宋端午八十岁的时候，也可以摘一朵海棠戴在鬓角，耳垂早没了那枚精致的银质海棠。她大抵终要明白，没有一成不变的感情和承诺。

“余小唐，我将来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那我就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的远方是平坦康途，在大城市的繁华和灯红酒绿。而我，我只有一湘江的能做辣子鱼的鱼，和永远开不败的海棠花海。

这是我的远方。

我一个人的远方。



派乐汉堡的汉堡

文 / 肖辰星

李响愿意让时间在他的牙齿中，伴着每一次咀嚼汉堡而流逝。

如果一定要说原因，他也会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因为周栩。”

李响一日两餐都在学校侧门斜对面的派乐汉堡店里吃汉堡，这是他的
一种习惯。有趣的是，李响无论多早或多晚来，都能遇见周栩。

最初，在这间只有六张桌子的汉堡店里，他们吃汉堡时要么隔着一张
桌子，要么隔着一条走道。

后来，一个下雨天的傍晚，李响刚从服务员那里取过汉堡，一回头便
看见冒雨赶来的周栩。周栩刚走到前台，一不留神，脚下一打滑，眼看就
要摔倒。李响很敏捷地往前跨了一步，海底捞月般地扶住了她。

周栩这才看了李响一眼，说：“谢谢。”不知为什么又添了一句：“我

讨厌下雨。”

“大概是老天失恋了。”

周栩嘴角往上一扬，撩开斜过额头的刘海，抬起画着眼影的双眸，直直地盯着李响。

过了一会儿，周栩说：“我叫周栩。”

“我叫李响。”

他们一起笑起来，都觉得正经通报姓名很好笑。

之后的一切就变得顺其自然了，周栩坐在李响的正对面，话很投机。她絮絮叨叨地说，他专心专意地听，偶尔说几句赞同或带有自己主见的言语。

直至九点打烊，周栩才意犹未尽地和李响一同离开了汉堡店。共撑一把伞，踏入风雨凛冽的街道上。

往后的大半个月，他们都在这里相聚。

最开始，他们聊天的内容是大学的一些经历，还有家乡的一些习俗、风景、美食。随着话题的深入，周栩谈起了自己几段灰色的、足以令李响扼腕痛惜的情感，还有她那不完整的家庭和她自认为惨淡的人生。

一入座，李响便问道：“你最近还好吗？”

周栩皱着眉头，先是回答：“我还好，老样子。”然后用苍老而又低沉的声音将痛苦和烦恼倾泻而出。

周栩很少在李响面前谈及过开心的事情，可李响一厢情愿地认为忧郁和痛苦是周栩身上的一种特质，一种与寻常女生不同的特质。

所以，他愿意听，尤其愿意边吃汉堡边听，不仅能摆脱身体上的饥饿，还能摆脱精神上的空虚。有时他会买一个汉堡套餐，不紧不慢地吃，吃完

汉堡吃鸡肉卷，吃完鸡肉卷吃薯条，最后再把可乐小口吮吸入肚，用餐巾纸把嘴巴一抹，心满意足！

偶尔，周栩会紧紧握住李响的手，有时候是一只手，有时候是双手，这给李响带来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当周栩用一只手握着李响时，李响会轻轻揉着它，揉着手心，揉着手背上四个凸起的小软骨，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男人。

当周栩用双手握着李响时，李响似乎找到了十八年来，除了母亲之外，最为真切的女性的爱；他把手缓缓张开，完全放松，依偎在她的双手里，一种莫大的幸福感从手掌涌入，抚慰着他的身体。那不是真实的，却比真实更加淋漓尽致，那是在无数个夜里，翻来覆去想的事情，在青春期排山倒海来临以后，他就太想得到一次抚慰。

十八年了，他一直没有一个亲密的女性朋友，他一度自卑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没有人爱的男人（他还算不上男人）。可周栩的出现实质上令他对曾经的想法做出一个极大的否定——她是喜欢他的，不然她也不会与他掏心窝子讲这么多。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可李响的室友又给他当头一棒。李响把他与周栩的经历告诉室友时，吸着烟的室友，吐着烟圈说：“这种女的，我劝你不要沾，你有没有想过，她痛苦的时候找你，快乐的时候呢？她去哪里了？”

“这是她的特质吧。”

室友冲李响吐了一口烟，说：“你啊……这样吧，你就现在给她打个电话，你会懂的。”

李响有些蒙，他拿起手机，从联系人里找到了周栩，拨了过去，传过来的是“对方正在通话中，请稍候再拨”。

五分钟后，李响又拨了过去，这一次她没有打电话，便很迅速地接了。

“有什么事吗？”周栩的声音难得很放松。

“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打个电话，聊聊。”

“嗯。”

李响显然没有准备好，眼睛不时瞟向来回踱步的室友。

“你在做什么？”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做‘坏事’吧。”李响口中的坏事就是周栩跳肚皮舞。

“你想多了，她们都睡了。”

“哦，你一般什么时候睡觉啊？”

“快了吧。”周栩的声音有一些倦意。

“要注意身体啊，现在武汉说冷就冷的。”

“我知道，我要睡了，明天再聊吧，拜拜。”话音刚落，周栩就挂断了电话。

“你还不懂？”室友说。

“她要睡了，很正常啊。”

室友的烟也抽完了，甩在地上，用脚狠狠一踩，说：“你真是傻得有点可爱，现在才几点，你信不信她挂了你的电话立马就和别的人聊起来了。”

是啊，周栩是不是在和别的男人聊天？她到底有什么事情还瞒着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李响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他还是坚定地说：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既然愿意对我说她内心中的苦，说明她是一个坦诚的人，而且我敢这么说，她一定喜欢我。我绝对不会对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诉苦。”

室友摇摇头，转身，打开电脑玩起了LOL（《英雄联盟》）。



李响很犹豫，他辗转反侧了一晚，最终咬牙决定，要去跟踪一下周栩。

下午放学是五点四十分，李响一下午没有课，吃了晚饭后，早早赶到周栩所在的班附近。

五点四十三分，周栩从班里出来，左手拎着挎包，右手拿着手机打电话。

六点整她才挂断电话，并往大马路方向走去。

六点十五分，她拐进了一个小巷子，从小巷子里出来时，身边多了一个打扮时尚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男子的手挽在她的腰上，周栩眼睛笑成月牙状，周栩不时用手娇嗔地打他一下。

六点二十分，他们走进了三星级饭店“武汉人家”。

八点十七分从“武汉人家”里出来，直接走进了“武汉人家”旁边的“城市快捷”酒店。

李响发了傻，像是挨了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脑袋嗡嗡地疼。

他慢慢踱步走回他和周栩见面的老地方，派乐汉堡店，店里只有一个服务员在擦着前台的桌子。他靠在门边的一个椅背上，任由冷风往自己衣领里灌。